



[美] J. E. 冈恩 著

不朽的人

海洋出版社

不 朽 的

〔美〕 J·E·冈恩 著

杜 渐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1982年·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这本小说描写一个汽车工人，身上有一种特殊血液，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因此受到大富豪的疯狂迫害。大富豪要把他关起来，利用他的血，逼得他离开爱侣，到处逃亡。故事寓意深刻 情节动人。

不 朽 的 人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北京复兴门外海贸大楼）

顺义燕华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1/4$ 字数 110 千字 印数 38,500 册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93·0101

定价：0.50 元



这是一本关于生与死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不畏死的人和一個怕死鬼，命运将他们凑和在一起了。这里面所提到的，乃是能使一个人永远不死的千载难逢的偶然性事件，是他那种能返老还童、起死回生的珍贵血液。它讲的乃是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事情，以及人们是如何渴望能长生不死。

这小说，是以某个拥有资本主义世界财富一大部份的人，乘搭喷气式飞机，从此地前往某一地方来开始的……

喷气式飞机在浓密的云团中穿过，把它们在后边搅得翻腾碎裂。更远的后边，飞机开始下降到云层之前，在蔚藍凝碧的云天上，镂铸了两行白色的路轨，直得就象横穿沙漠的铁路一样。

可是，在更远一点的后面，一只无形的手却不断地抹去喷气式飞机留下的轨迹，那些白色的气体，慢慢地变宽变淡，最后消失掉。

飞机拐了个弯，阳光把它那洁亮的机身，映照得闪闪发光。在它反光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名字，它是一个简单的字，却活像一座有着高墙石壁、角楼寨拱的堡垒似的，这个名字的就是“布拉杜赫”。在这名字四周，有一道椭圆形的显眼的线条圈着，就象一道不可逾越的壕沟，把它与尘世隔绝开来。

也许，那椭圆圈子确是含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这障壁里

有着一个人所拥有的，无论谁都想得到的，别的人为了得到它不惜冒死搏命的东西。

在飞机内，并不是普通飞机的座舱。当然，驾驶员的座位跟普通的飞机是没什么两样的，也是乱七八糟布满了标尺盘、各种计表和控制器，驾驶员和后备驾驶员，都穿着飞行员制服，戴着有耳机的帽子。不同的只是在他们面前，有着一个小型的电视荧幕。

驾驶室后边，是一个休息室，有着酒吧和舒适的座椅，还有铺着丝绸床苫的坐卧两用的床铺，织锦床单小心地折叠好，放得恰到好处。

休息室后面，就是主要的起坐间，中央摆着一张擦得雪亮的长木桌，座舱两边有几张椅子，它们都是镶嵌固定在地板上的。起坐间前端，在一张桌子上，有一块控制板，上面有四幅细小的电视荧幕、好几排按钮和仪表。在控制板前面，对着它有一张高背的皮椅。

这飞机的座舱，简直就象一间公司的会议室，只不过是天空中飞行的罢了。

座舱里，并没有一般飞机的那种发霉的烟草气味，也没有喷气式飞机那种燃烧汽油味，或忘记放进塑料匣的肉类的臭味。在这儿，有的只是皮革、毛衣和香水的浓郁的香味，透过它们，是一股淡淡的收敛剂的药味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所特有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味儿。

这个大得可以装载几十个人的座舱里，只坐着两个人。佐顿·布拉杜赫，也就是代表着这间公司名字的真人，坐在控制板前的皮椅上。从背后看去，那高大的椅背挡住了他整个人，只有那双老人的干瘦老皱的手垂在扶手外边。坐在



他身后的，是他年轻的妻子，她长得很美，黑头发、黑眼睛，有着一个丰满而柔软的身子，她正在用剪指甲刀修着她的指甲。

座舱窗子的厚窗帘全都掩上了，只有舱顶的电灯，供应着微弱的亮光，另外就是那控制版上的四个电视荧幕中有一个摇晃闪烁着白色的光，在座舱内投射着一层幽暗的光线。

荧幕的画面里，是一个年约四十岁，生意人打扮的男人，坐在一张桌子的桌面上，慢吞吞地翻看着一本小册子，在大声地念着。

他说：“横贯全球火箭还在提供有控制的股票，但我拿不准我们是否要买入。”

那在高背皮椅子上的男人回答道：“艾尔金，讲话明确些，你说的意思是指我们该买不该买吗？”布拉杜赫讲话的口气，是粗声粗气很不耐烦的，声音有点单薄和颤抖，就象那双垂在扶手把上的手一样。他讲起话来，全是一种命令的口气，这些年来，他变得越来越容易对别人的低能动不动就大发脾气。

“布拉杜赫先生，请你原谅我。”艾尔金有点忐忑地说：“我这只不过是讲话的语气……”

“我们该买还是不该买？”布拉杜赫不耐烦地重复说了一次。

那在荧幕里的人，偷偷瞥了他一眼，赶快又低下头望着手中的小册子：“不，先生，我们不该买入。阿拉斯加石油，我们买入时三块半，现在升到四块半了，……公司在冬季会停止购进……”

垂在椅上的手，不耐烦地向控制版伸过去，拧掉电

钮，那荧幕上的讲话声立时被切断了，不过，由于不知道传声系统已被关闭了，艾尔金当然还在不停地继续念下去。

“低能！”布拉杜赫嘟囔着，拉开了桌子的抽屉，取出一瓶药丸，抖了两颗在手上，喝了点水把它们吞下去，然后把杯子摆回到桌上。

珍纳特·布拉杜赫漠不关心地说道：“我真奇怪，他们这些个低能儿，会不把你给闷死。”

“他们全是些草包！”布拉杜赫咆哮起来。

“也许除了你吧？”她加上一句。

“我付给他们的钱，比任何人都多呢。”

除了那已被隔绝的喷气式飞机的啸音，偶然漏进来打破座舱里的静寂外，就只听得见那老人呼呼的喘气声和珍纳特锉指甲发出刺耳的声音了。

布拉杜赫恼怒地说：“如果你一定要锉，就到休息室去锉好了，这声音实在令人头痛。”

荧幕上那个男子，又翻了一页，他的嘴唇在无声地翕动着。

珍纳特冷笑地说：“你该告诉他一声，他现在是在讲话给自己听呢。”

皮椅在旋转轴承上拧转过来，布拉杜赫望着他年轻的太太，他满脸皱纹，头发雪白，两眼周围布着红圈。可是他并不肯向年龄和它那狠毒的伙伴死亡屈服投降。他毫不犹豫地以必胜的决心，满怀希望以任何一种可以使用而不会被法律蹂躏的武器，象对付他们所有敌人那样，在跟他们作战。

甚至这种限制也在消失之中，在过去二十年里，他已经建成了他自己的法律，他已在万国之中，创建了自己的王

国，这王国里有着它自己的官员，它自己的法制，也有着它自己一套跟其它独立自主的政府的相互关系……

“等我们到达时，我会告诉他，”布拉杜赫说道，“二十分钟内，我们就到达那儿了。”

就在他说完了这句话时，机舱倾侧了。布拉杜赫用他那仍然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握住皮椅的扶手。水从玻璃杯里泼了出来，洒满了一桌。

“什么……”布拉杜赫才开始喊叫起来，飞机已急剧地俯冲直下。

珍纳特很容易就应付过去最初的突然晃动，但第二次急剧的摆动，几乎把她从椅子上抛了下来。水杯从桌面滑过，砸在地板上。

布拉杜赫按下了控制板上的一个电钮，另一幅电视荧幕亮了，焦距校准后，就现出了前边驾驶舱里的驾驶员和副驾驶的面孔。驾驶员正在千方百计同飞机那种剧烈的动作进行斗争，而副驾驶员这时则在调整着前面和头顶上的各种仪器。

“我给你们讲过多少次呢，”布拉杜赫怒冲冲地骂道“如果你们发现狂风就绕道避开它嘛！”

“先生，这不是狂风呀，”驾驶员答道，“看来似乎是电气方面出了毛病，我想你和布拉杜赫太太，得系上安全带了，我想短路是在……”

“我不需要任何解释！”布拉杜赫说，“能搞好吗？”

“我想能吧，”驾驶员答道。

“那就搞好它！”

扬声器传出“卡达”一声金属的响声。在驾驶舱里，那

两个穿飞行服的人，仍在干着他们调整的工作，倾斜稍微缓和了些。那驾驶员涨红着脸，愤怒地向他的副手转过脸来。

“搞好它！”他重复了一次这句话，“总有一天……”

在那飞机主体的起坐间里，布拉杜赫和他的太太系上了安全带。在布拉杜赫面前的控制板上，一个荧幕仍在转播着艾尔金的形象，而在另一个荧幕上，则是那驾驶员和他的副手。艾尔金的口还在翕动着，但没有声音，而驾驶员的每一句话，则清晰可闻。

“总有一天，”驾驶员说，“我要在雷达荧幕上找一处大旋风，然后我就笔直飞进去，让那老鬼尝尝从未试过的滋味……”

飞机微微侧倾，打断了他的话，他赶紧握住方向盘。

珍纳特望了布拉杜赫一眼，想估计出他的反应来。布拉杜赫咯咯地笑了，他说：“这就是权力，这就是当某些人想对你唠叨不停时把他们赶开，当他们不想被人听见时，能听到他们所讲的一切的权力呵。”

她冷不丁地问道：“那么，你对我也是采用这种方式侦察的吗？”

布拉杜赫伸手拉住珍纳特的手，他暧昧地握着它，用他的拇指，欣赏地摩挲着她那柔滑的肌肤。他一生都在追求和享受着权力的滋味，他懂得怎样去获得它，也懂得怎样去运用它和保住它，但最近，他开始感觉到有可能完全丧失掉它们了。就拿现在他在珍纳特身上欣赏到的来说吧，并不是引起他对过往情欲的回忆，而是对逝去的青春的想念，当他拥有着她时，他还仍有着一点点儿青春。

布拉杜赫说：“我不需要那样的，你 跟人讲话一点也引

不起我的兴致。”

珍纳特感到自己的手，被握在他那枯朽的指掌中，就好像是一件不属于自己而更多是属于他的东西了，她毫不动情地说：“哼，有时我觉得，你很欣赏被人讨厌呢！”

布拉杜赫冷酷的眼神变得更加冷酷了：“想要讨人家喜欢，这是这个国家里的一种恶疾，让那些弱者去讨人喜欢吧，我只要求服从。”

头项上的灯光闪晃起来，电视荧幕突然熄灭了，但跟着又闪亮起来，但只一会就完全熄灭掉。飞机猛然下坠，铅笔和钢笔从桌上滚落地上，纸片撒满了一地。

“他妈的！”布拉杜赫怒骂起来，“怎么回事……”

俯冲的角度越来越大，飞机开始发出悲鸣呜咽的声响。灯光完全熄灭了，只有从机窗的厚窗帘中间透进一线闪动着的阳光，跟着头上的灯光重又亮起来。

布拉杜赫的手指，按放在控制版上，现在它们哆嗦起来了。在那复亮的荧幕里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正在狂乱地扳弄着操纵装置。

“搞什么鬼！”布拉杜赫骂道，但他的声音也颤抖了，“出了什么事？”

由于干扰和电流衰弱，驾驶员的话，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楚了：“……不能……出了什么事……全部电气系统……失控……尝试……迫降着陆……”

那呜咽悲鸣声越来越响，飞机俯冲直下，角度是那么倾斜，布拉杜赫紧紧地攀住坐椅的扶手，以使安全带能勒制住自己的身体。

珍纳特打从她身旁的机窗往外望出去，她的脸色镇定自

若，就像她不明白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似的，也许可以说是毫不在乎吧，她正在不成调调地哼唱着歌儿呢！

布拉杜赫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在那里，他曾发号施令，要全世界服从，而现在世界已脱离了他的控制了。他的脸孔，可能曾经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愠怒的脸孔，已经在权势中老朽，早已忘记了人性和慈悲了。但他现在的表情里，深刻地流露出某种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逼到眼前的、劫数难逃的恐怖。

他八十五岁了，但在此刻，就像雷霆闪电一般，无情地揭示出来，他看上去，老得就像快死一样。

二

在这广大的地球上，人们用各不相同的方法和态度来面对死亡，有些人安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有些人半途就死掉，有些人则是自己冲进死亡的怀抱；有人瑟缩畏惧，有人跪地求饶，有人微笑，也有人面对死亡高声歌唱；他们宁静地死去，沉入深深的熟睡中去，明白了死的痛苦，而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有一些人向死亡挑战，而且战胜了死亡，他将对生活体会得更敏锐，可并没有想过为什么……

跑车从斜路里猛然冲出，它着陆在一处泥堆上，猛烈的撞击，把车轴弹簧压缩到最扁，发动机嘎声的吼叫，一时间被着陆时的轰然巨响盖住了，尘土四溅，跑车反弹起来，停住了，扭正过来，跑车的螺纹车胎吃进了泥堆，车子又跃起向前冲去。

在跑车里，坐着一个黝黑的小伙子，穿戴着试车驾驶员的防碰头盔。当他发觉跑车已硬闯过去，恢复了控制，重新受他那双坚强有力的手中的驾驶盘操纵，对他在油门上那只敏感脚起着反应，他禁不住咧开嘴笑了。

跑车急速地拐了个急弯，它的后轮空转着，把泥土甩了出来。它只是很短暂地前后顿挫了一下，又再次向泥路的中央驶去。车路现在满是壕沟，变得活象块洗衣搓板一样，但车中的驾驶员毫不动摇，蛮有把握地驶了过去。

前边又是一条向一侧倾斜的路面，跑车的右轮直往上

翻，好似跑车就要往左边翻转一样。这段倾斜路面就要走完了。跑车仍继续以左边一侧的轮子飞驰着，好一阵才砰然作响地恢复了平衡。

驾驶座上的男子又豪迈地笑了。

当然，这只是一次试车。跑车是要经过试驶的，得通过所有可能遇到的挑战。但这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性能试车了，简直是一种反抗和对生命的挑战：“我在这儿，考验我吧！我给予你一切机会来摧毁我，如果我是没有价值的，就让我失败好了，我可是不会害怕的。”

跑车猛冲乱撞地越过了它全部的障碍路程。

几百码外，在一间有波纹铁皮顶盖的车库里，另一个小伙子正通过窗口，观察着跑车的性能表演，他不时地往夹在纸板的纸上，写下一些记录。

他穿着白罩袍，他的名字叫祖·卢比兹，但在他背后衣服上却印有另一个用椭圆圈围着的名字，那名字就是“布拉杜赫”。

在窗台突出来的地方，有一个计算机，计算机上放着一个电话。在窗台下面则写着一个告示：“布拉杜赫试车场——不准入内！”

那辆试验的跑车，驶到离车库不远地方的一条漆了一道白线的沥青跑道上。卢比兹拿起了一个秒表。跑车在白线前完全停住了，然后再开出，轮胎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七秒钟后，它冲过车库前的另一道白线。

跑车慢下来了，调转车头，一直驶到车库停了下来。驾驶员解开了他的安全带，脱下了他的防碰头盔，打开车门，走出车来，舒展着他绷得紧紧的肌肉。

他就是李察·宾，在布拉杜赫王国里的一个小部门工作的验车驾驶员。他身体健美结实，长得“帅”极了。无论他走动或是站住，都表现出一种充满蛮劲的生命力，使得女人忍不住要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他看上去象一个年轻小伙子，大约是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的样子，但他的一举一动，就显得老练多了。他一点也不难为情的。在他那逍遥自在和随时都微笑的外表后边，是一种极其清醒冷静的深沉，就好象他对人生所见甚广，所知甚多似的，活象他已活到了那样一种特殊生存的分水岭，人们到此必将认识到死亡的真实性的，必须承认最后每个人毕竟都要碰到它的。

他脱下了手上的那付驾驶员手套。

“给你计了时，七秒。”卢比兹说。

李察·宾微笑了：“祖，我在最后开到八十五英里了吧。”

“每小时八十五英里，用了七秒！”卢比兹说，“宾，这宝贝通过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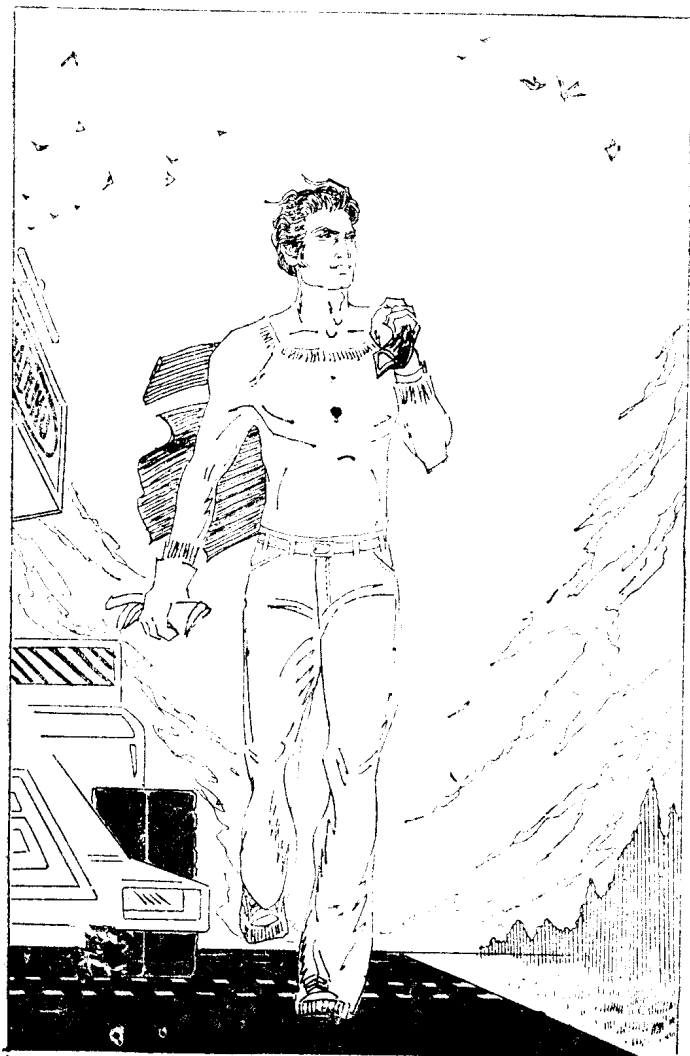
李察·宾走到跑车的车盖前，把它掀开来，只是从引擎冷却器的盖子下，冒出少许蒸汽，他以技术人员的眼光，打量了马达一番，看出它们从局部到全体的相互关系，理解到一个细微的缺点，都将会对其它每一部件产生严重的影响。

“它还是太热了，”他说，“在转弯时，它有滑行太多的倾向，让我们把它驶进车库去将它……”

他望望手表：“哎哟，我打算六点去西妮维亚那儿呢！”

“你在外边试车时，她已来过电话了，”卢比兹说，“你给留下了个‘重要指示’。”

李察·宾合上了车盖，卢比兹看了看他面前的拍纸簿，



说道：

“她要你给买一瓶蕃茄酱，七角半的希腊橄榄，一块叙利亚面包。”

“叙利亚面包吗？”

“也许是西西里面包吧？”

李察·宾从卢比兹手中，把那张纸头接了过去，说：

“我会先去找找叙利亚面包。”

卢比兹说：“如果你讨了她作老婆，说不定她就会停止再开这种古里古怪的菜单了。”

李察·宾会心地一笑：“谁要她停止呢？来吧，我们还得赶路呢！”

卢比兹拿着他那夹纸板和记录纸，从车库里走出来，他绕着跑车走到载客的一边，拍了拍车顶。

他说：“阿宾，你知道我听说了什么吗？老家伙布拉杜赫亲自飞到市里来了，开什么大会议吧。你以为他会不会来，亲自看一看新车呢？”

李察·宾钻进车里去，摇了摇头：“我对此甚表怀疑，对于他来说，这算得什么呢，只不过是股票报告书上的某些小数目罢了。”

卢比兹坐到他身旁：“真的吗？现在他大概停止买进‘芝加哥’了。”